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十六回 因貪淫設計賺書童 思雪忿唆詞虐婢女

卻說陶五常將衣服等類帶了回來，總說買戶人家知道他們趕做針線，沒工夫再做衣服，只要他們針線做好些就是了。一連數次，也不以為意。這日陶五去進城，兩天只不回來。華太太在家盼望，過了三四日，仍不見他回來。你道是何緣故呢？只因夏均祥有個書童，名叫狗兒，雖只得五六歲，卻百般刁頑，善伺主人之意。加之看見慶喜由華家回來，生得有幾分姿色，滿想與他牽搭。無如慶喜雖是個婢女，卻是另具眼界。雖經他言語挑弄，他却全不理會。故狗兒雖存了此心，終不能到手。這日均祥不在家中，單有狗兒一人在書房內看門，均祥的妻子不知均祥出門，適值晚風起，取件衣服，叫慶喜送去。慶喜走至書房，見少爺不在裡面，就向狗兒問道：「少爺那裡去了？衣服在這裡，少奶奶叫我送出來的。」說著將衣服丟下就走，狗兒看見一人前來，又見無人在旁，真個色膽如天，邪心頓起，故意上前接他衣服，將慶喜兩手緊緊抓住，說道：「今日不依我，斷不能讓你走。好姐姐，你可憐我罷。」說著就將慶喜抱將起來。慶喜想要喊，又怕被外人聽見，真是情急計生，當下道：「你且放手，總好商量。你若如此，我是萬萬不可行。又少停一刻，等少爺回來進了上房，我定來便了。」狗兒還是不肯，慶喜道：「你果真如此，我就大喊起來，看你怎樣？」狗兒只得放下，又千姐萬姐喊了許多，叫他等少爺進去。務必出來。慶喜答應著。紅著臉進去回復了一聲，就到瑤雲房去。

瑤雲正要喊他有事，見他氣喘吁吁的進來，詫異道：「你到那裡去，怎的這樣神情？」慶喜見問，就哭下來。便把狗兒欺負的話告知了瑤雲，瑤雲聽了登時就要去告知他母親，逐他出去。慶喜連忙攔道：「小姐不要著急，這一說出，不但害臊，而且這人是少爺最寵的人。到那時。不但少爺不說他放肆，反要袒護他的。我現有一計在此，包叫他吃個大苦，還不敢說。」瑤雲見說，也覺有理，就言囑道：「你須要小心，不要遭了他的毒手。」慶喜答應出去，停了一會，均祥回來，進了上房。狗兒真個是謹遵臺命，一個人呆呆的坐在書房，兩個眼睛動也不動，直望外看，專等慶喜出來，便好行了苟且。等到二更以後，果見慶喜進來，把手一招道：「你跟我來。」狗兒一聽。如得聖旨一般，當時就跟著他去。穿過明巷，到了上房腰門口。慶喜道：「你把長衣服脫去，先讓我拿進去。」狗兒見他如此，也不知是何用意，糊裡糊塗就把袍子脫去。慶喜拿進裡面，復又出來，低低說道：「你大腳走路太響，被人聽見不是要的，也脫下來，好輕輕的走。」狗兒也就遵命脫下。讓他拿了進去。慶喜暗道：這廝該要吃苦了，不使他如此，他不死心。過了一會，又出來低低的道：「姑娘快睡，你在此再等一刻。」狗兒疑惑他說謊，作揖道：「姐姐不要哄我，你就帶我進去罷。」慶喜正色道：「誰來哄你。如果哄你，倒不帶你進來了。你著急就走。」

狗兒連忙陪笑道：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」就先光著襪子，站在那裡靜等。

又過了好一會，只見慶喜穿了一件小籃身短襖，出來道：「你快快把短衣脫去進來。」狗兒到了此時，又冷又有風吹，好容易見他出來。又見他只穿短襖，總以為他裡面鋪排妥當，直等進去幹那美事。就忙忙的脫了裡衣。只留了一件短襖褲。慶喜道：「連短衫也脫去，那裡這樣怕冷，不怕隨後礙事麼？」狗兒聽了，已是樂不可言，還顧什麼冷不冷，只留了一件，又遞在慶喜手裡。慶喜又道：「慢慢的讓我看一看，有人沒有。」搶一步進了腰門，只聽吱嚨一聲，將腰門關上。狗兒此時知道上當，要喊又不敢喊，只得戰戰兢兢倚著門闌，望裡說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把衣服還我罷，下次再也不敢生這邪心了。如再不還我，就要凍死了。」正在外面訴說，忽聽上房裡吵嚷起來，說道：「有賊，腰門適才響的，不要讓他逃走。」說著就有許多人望腰門跑來，狗兒一聽，真是三魂出竅，也不能顧得冷，赤著身子，只望外跑。走到書房門口，忘卻門檻，一絆，一個筋斗跌在地下，可巧一塊石子碰在面門上。登時鮮血滾了下來。狗兒惟怕後面有人進出，爬起來跑到書房裡，悄悄的摸到自己牀上，將被蓋好。抖了一會，方才不抖。心下越想越怨恨，道：「慶喜，你如此狠毒，你不行就罷了，為什麼叫我吃這苦。隨後遇在我手裡，不叫你認得我不算了。」次日又找了別的衣服穿好，只不敢開口。

且說慶喜自做成圈套，用這主意叫狗兒吃苦，等他衣服全行脫去，他關門之後將衣服送進房去，由他先喊叫起來。瑤雲明知他是詭計，也就在房中喊人。裡面那些管家婆子、大腳老媽，聽見吵嚷，一起跑出來，尋找了一會，見無人影，這才沒事。從此狗兒恨慶喜猶如切骨，可巧這日陶五又到衙門裡去，將華家的針線包在一起，來找慶喜。慶喜出來將東西取了進去，然後又送出一疋布料給陶五帶去，另外一錠銀子給了與兆璧兄弟用功。

本來他家上下皆曉得這事，惟有瞞著狗兒與均祥兩人。夏國華夫婦與均祥的妻子雖知道，卻亦不問不聞。不料這日慶喜與陶五談心，被狗兒看見，心下想道：不在此時報復他，等待何時？又不敢突然去報，怕慶喜機巧會說，敵不過他。等慶喜去後，他就跟著陶五出了衙門，趕上一步將陶五抓住，道：「你好大膽，這樣一所衙門，由你與丫頭通姦，私偷上房的物件，現在老爺知道了，特著我來拿你。快跟我走，免得吃苦。」陶五回頭一看，嚇了一跳。他本是個鄉間人，到衙門裡來已是縮頭匿腳，加上狗兒又用了幾句嚇詐話，嚇得他格外害怕。說道：「我，我不是歹人，我實在不敢私偷上房的物件。你大爺看我可憐，饒我去吧。」狗兒見他可欺，就愈加恐嚇道：「這不行，現在老爺喊你，且去見了老爺再說。」陶五見如此說，恐吃苦，只得大爺長大爺短的只顧哀求，狗兒道：「非我不做人情，你先把實情告訴我。究竟是那裡來的，或者代你諒諒人情。」陶五到了此地，不由的不說，就將慶喜叫他送針線送衣服的話全行告訴了一遍。狗兒這一聽，心下說道：我且把他扣留下來，等少爺回來，如此這般一說，不怕他不生氣不動手。就向陶五道：「照此看來是不怪你了，但此時先跟我來，把物交與我，你這人也是可憐，我代你求求情看罷。你若走了，那時吃苦卻不要怪人。」

陶五被他一嚇一哄，就跟他走進去。狗兒把他帶到自己房內，說道：「你在此坐著，我去就來。」陶五還疑他是好人，仍是千恩萬謝的托他前去。那知狗兒出了房門，復到書房，專等均祥回來。等至日午過後，均祥由外面走進，狗兒故作諒慌的對均祥說道：「少爺怎麼到此時方回來，把小人的眼睛要望穿了。」均祥道：「你有何事，這等大驚小怪的？」狗兒登時跪下說道：「求少爺開恩，小人方敢訴說。」均祥甚是詫異，道：「你有話但說，總有我承當便了。」狗兒道：「非是小人多言，若再不說，少爺的家財給人送完了。」均祥聽說。更加吃驚，叫他快說。狗兒就將陶五衣包取了出來，硬說慶喜與陶五串通，將小姐所有的金銀首飾三日兩日就著他送往華家。在前還不敢開口，今日見他們加倍放膽，怕少爺的家產終久被他偷完，小人受少爺的恩，故此昧死說出。現在陶五還在此地，被小人留住，少爺只要拷打慶喜，就知底細了。」均祥聽了這番話，焉得不動情？當下說道：「這總是老爺糊塗，做了這事，不是你說，我全不曉得。你不必怕，我自自有主意。」說著先走進去，向著自己房內換了衣服，也不問夏國華在家不在家，取了一根藤條到書房，隨即喊人道：「你快去叫慶喜出來，有話問他。」那人見他一臉怒容，知道不好，只得進來呼喚。

此時慶喜正在瑤雲房內看華家的針線，忽聽少爺喊他，連忙問道：「喊我何事？」那人低低說道：「你小心，不知為著何事動怒。」慶喜心裡害怕，疑惑是狗兒說了什麼壞話，只得向瑤雲道：「如有什麼事件，姑娘千萬出去說個情。」瑤雲便同他一起到了趙夫人那裡，說道：「哥哥不知何事，要發作，慶喜他現在不敢前去。」趙夫人道：「你又未作犯法事，怕他怎的？你且先去，有我不妨。」慶喜聽了這話，就大著膽來到書房，只見均祥坐在上面，見他進來罵道：「你這賤貨，得著人家多少好處，就代他做鬼？少爺若果看老爺太太的面子，不與你這東西計較，你眼裡就瞧不起人。若不把你處死，還要被你騙去呢！」說著舉起藤條滿臉滿身的亂打起來。不知慶喜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